

(台湾) 高阳 著

徐老虎与白寡妇

华艺出版社



— 高阳人物传记遗作孤本之三 —

徐老虎与白寡妇

(京) 新登字 124 号

徐老虎与白寡妇

著者：高阳（台湾）
出版：华艺出版社
发行：（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）
邮政编码 100010 电话 6736751
经销：甘肃省新华书店
印刷：青海西宁印刷厂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字数：379千字
印张：15
版次：1995年6月第一版
印次：1995年6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0001—20000



书号：ISBN7—80039—908—7/I·505
定价：18.80元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）

1 纱帽风波

扬州人上午“皮包水”。一清早起，洗脸、喝茶、吃早饭、谈事情，都在茶馆里；因此，这天李振标不曾出现在聚春茶楼，少不得就有人要打听了。

“李四爷怎么今天没有来？”

“是啊！没有来。”跑堂的答说，“不知道什么道理？”

“等下会来吧？”

“说不定噢！李四爷起得早；要来早来了。”跑堂看他脸上有焦灼之色，即便问道：“张老爷你老人家找他有事？”

这“张老爷”官名作梅，是县太爷的表叔，以“官亲”的身份，在县衙门里帮忙办庶务，为人十分势利。跑堂的心想，李振标自从去年公事上出了个大纰漏，奉旨革职以后，张作梅就不大看得起他；天天见面不答理，一旦不来反倒打听他了，这不是怪事？

“没事；没事！”张作梅摇摇手，“我不过随便问问。”

越是这样，跑堂越疑心。“光棍眼里揉不下沙子”，他在想，张作梅找李振标不但有事；而且是不便让外人知道的要紧事。不过，事不关己，也就懒得用心；揭开茶壶盖，用“凤凰三点头”的手法，为张作梅冲满了茶，转身去招呼别桌客人。

挨桌转过一圈，第二次又来冲茶；张作梅倒又在问李振标了。

“李四爷不会人不舒服？”

“不会吧！”跑堂的答说，“那么个老虎——。”

“虎”字出口，跑堂突然一惊——自己吓了自己。赶紧向进门之处望了一下；吐一吐舌头，方又说 he 未完的话。

“李四爷那么个‘把山子’都打得死的人。怎么会生病？就是有些伤风咳嗽的小毛病，一定也会来。”

“照你这一说，是出门了？”

“那可知道了。”跑堂的答说：“不过，也不会，我昨天还听他跟盐公堂的吴二爷在说一两天之内，找搭子打场牌。不象是要出门的样子。”

“那就怪了！”张作梅问，“你知道不知道，李四爷住那里？”

“新搬了家，我还不清楚。”跑堂的又说，“你老真要找他，我替你去打听。”

不一会有回音来了！却不是答复李振标的住处；是打听到了他的行踪，上南京去了。

张作梅所需要的，正就是这么一个消息——一名被革的参将，由扬州上南京；这根本算不得一个消息，而在张作梅却很重要。这几天所听到的、所猜想的，一鳞半爪，凑不成形；有了这个消息，情势就活龙活现了。

于是定定神，好好筹划一番；看看是时候了，招招手将跑堂的唤了过来，低声问道：“董金标你认不认识？”

“名字叫金标的可多了。张老爷是问那个董金标？”

张作梅有些踌躇，以自己的身份，不便道破董金标所干的行当。可是不说就无法托他带口信；事实上不说正显得自己有顾虑，跑堂的一定会想得到，自己指的是谁？那一来，吞吞吐吐的神气，反倒引起他的猜疑，不如明说为妙。

“贩‘砂子’的董金标。”

“是他呀！白寡妇跟‘把山子’手下的‘四大金刚’，那个不知道？”

“轻点，轻点！”张作梅急忙阻拦，“回头他会来，你跟他说，下午我在明湖池等他。”说着，将捏在手里的一个小银角子塞了过去。

“不好意思嘛！”跑堂的说：“办这么一点小事，领你老人家的赏。”

“你把事情办妥了就好。”张作梅又加了一句：“话只跟他一个人说。”

“你老人家这话多关照了的！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。”

张作梅笑笑，抓起瓜皮帽往头上一戴，扬长而去。

到衙门里打个转，应酬了两处饭局；到明湖池泡了一会，在“叭哒、叭哒”此起彼落，清脆而单调的捶背声中，张作梅睡着了。

一觉醒来，隔座空位已有人在；正是董金标，静静地看着他，没有开口。

“啊，老董，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张作梅跟他其实不算熟人，称呼亲切，不过要拉交情而已。但董金标却不愿套近，客气而冷漠地答说：“张老爷找我有话吩咐？”

“我行二。”

“是，”董金标当然不能不识抬举，改口称一声：“张二爷。”

“老董，”张作梅凑过身子，放低了声音说：“我们只见过一两次面，平时也少亲近；不过我对你老兄，还有徐大哥，仰慕已久。总想替你们效点劳，心里才舒服。”

说到这样的话，董金标的感觉不同了；“花花轿儿人抬人”，急忙堆起笑容说：“张二爷这么看得起我们弟兄，真正感激不尽。”

“自己弟兄，不要这么说。老董，”张作梅向周围看了一下，声

音更低了，“我今天有件事告诉你，这件事，整个扬州城，大概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定睛看着董金标，没有再谈下去。

显然的，这件事跟自己这方面有相当的关系。董金标心想，看他的神气有献功结好之意，如果说自己的态度不够亲热诚恳，他很可能不肯再说；就说也会不尽不实，有所保留。

因此，他摆出极端重视的神色；深深点一点头，“张二爷，”他问，“你老是不是要另外找个地方？”

“这倒不必。我先大略说一说。”张作梅用低得仅仅只有他们两个人听得见的声音说：“李振标要爬起来了！”

“李振标”三字入耳，董金标不由得便抬眼注视；但旋即发觉自己不宜出此态度，因而很沉着地说：“喔！怎么回事，请你老说说看。”

“最近抓得很紧，你总知道罗！”

董金标当然知道。所谓“抓得很紧”是抓私盐——切口叫“砂子”。不过，这常是一阵一阵的，风声紧了，暂时避一避；反正“私盐越禁越好卖”，盐价越禁越高，出货少了，价钱高了，足以弥补得过来，所以不足为忧。只是这一次的风声格外紧；而且迄今并无松动的迹象，所以张作梅的话就比较值得重视了。

于是他点点头说：“是的。请你老说下去！”

“前一向我听南京来的人谈起，刘大帅最近常常跟人说：他做错了一件事；不该重办李振标！”

此言一出，董金标可沉不住气了；失声问道：“真这话？”

“我何用骗你。”原籍浙江的张作梅用扬州话说：“我再把个底给你；李振标今天到南京去了。”

“张二爷，”董金标矍然而起，“我请你老到舍下坐一坐；有坛二十年陈的绍兴花雕，一直舍不得开，今天请你老。”

张作梅得意地笑了。

“来噢！”董金标把明湖池的伙计唤来问道：“你看张老爷的轿班在不在？”

“我没有坐轿子来。”张作梅接口答说。

“那么。”董金标挥一挥手，“赶快去雇顶轿子。这里算一算，都挂我的帐。”

董金标之流，在茶坊酒肆澡堂中说的话，比张作梅吃香得多。见他对客人如此尊敬，明湖池的伙计对张作梅也立刻另眼相看了；一下子拥上来五六个，倒茶的倒茶，打手巾的打手巾，递衣服的递衣服，七手八脚地将张作梅穿戴停当，轿子也雇好了。

正当董金标将张作梅迎接到家，好酒好肉款待，细谈李振标时；两江总督刘坤一正在南京总督衙门的西花厅。召见其人。

“请坐！”

“是。”李振标往后退了一步，依旧肃然侍立。

“不必拘束！坐下来才能细谈。”

“是！”李振标遵命坐了下来；不过身子只挨着红木太师椅的一点边。

“你是那天到的？”

“中午到的。一到就到‘院上’来禀到。”

刘坤一点点头，喝口茶，“咕噜噜”地吸完一袋水烟，方始谈到正题。

“你的事，我到最近才知道，是有人要害你。不过，你应该体谅我事非得已，你别怨我。”

“大人言重了！”李振标感激而惶恐地答说：“沐恩完全知道，是白寡妇想出来的花样；托人买出‘都老爷’来整我。大人秉公处理，沐恩心服口服。”

“你能明白最好。”刘坤一欣慰地说这一句，紧接着又问：“你

刚才说的是谁；白寡妇？”

“是，白寡妇。”

“这白寡妇是什么人？”刘坤一好奇地问。

“是盐枭。”李振标答说：“大家只知道南京到镇江的水路上，最狠的盐枭是徐宝山徐老虎；提起来连‘老虎’两个字都忌讳，只叫‘把山子’，其实真正盐枭的头脑是白寡妇；徐老虎不过是她的，是她的——。”

是她的什么？何以讷讷然不能出口？刘坤一略想一想，懂了他的意思；必是“姘夫”二字，言之不文，故而碍口。便笑笑说道：“你是说，徐老虎是白寡妇的面首？”

“是，是！面首，面首！”李振标如释重负，“白寡妇对徐老虎很好，有心帮他，所以处处把徐老虎抬出来；其实，徐老虎手下的‘四大金刚’，都是白寡妇的人。”

“‘四大金刚’？”刘坤一不解地问，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“白寡妇手下最得力的四个人，名字很巧，都叫‘金标’。金银的金，夺标的标。这四个金标又称四大金刚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倒也巧得很。”刘坤一问：“这四个金标你都熟吧？”

“是。不过——”李振标笑笑没有说下去。

“你说，不必顾忌。”

“四个金标跟沐恩是冤家对头。”

“这是可想而知的。”刘坤一又问：“白寡妇跟徐老虎呢！不用说，也是冤家对头罗！”

“这，这情形又有点不同。”

“怎么不同？”刘坤一非常关切地。

由于总督的神色，语气中有着诘责的意味，李振标更觉难以回答，嗫嚅着说：“白寡妇不会恨我。”

这话就更离奇了！刘坤一刚抽过廿四筒“高、黄、松”的大

烟，精神十足；此时先将公事丢在一边，要打听打听李振标与白寡妇是怎么回事？

当然，他记得自己的身份。堂常统辖江苏、安徽、江西三省文武的两江总督，不便打听人家涉及妇女的私事；所以要问还得从公事着眼。

“白寡妇是有名的盐枭，你原来是扬州城守营的参将，缉私有责，跟白寡妇应该是冤家对头；而且实际上白寡妇亦曾暗算过你，把你的前程都弄丢了。既然如此，怎么又说她不会恨你？你，”刘坤一提高了声音问：“又怎么知道她不是在恨你？”

从他一开口，李振标便已料到，总督要问的是他与白寡妇之间的恩怨。这是个麻烦，只怪自己说话欠检点。看他咄咄逼人的神色，料知搪塞不过，不能不约略透露实情了。

原来李振标与白寡妇死去的丈夫白殿魁，是清帮的“同参弟兄”。白殿魁贩“砂子”，李振标在军功上讨得个出身，做了武官，本来“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”，各不相涉。那知李振标官运亨通，一路扶摇直上，居然做到三品参将，而且一直补的实缺；并由江西调到扬州来带城守营。这一下“同参弟兄”在“独木桥”的两端，正面相遇了。

这个“独木桥”大家都要过，只有彼此退让；一个得放手且放手，一个须敛迹时应敛迹，总算不曾伤了“祖师爷”面前一起磕头的义气。

这样一年有余，白殿魁一次伤寒不治而亡；李振标劝过白寡妇，不如就此歇手，不必再干这刀头上舐血的买卖。白寡妇起先倒也听劝；无奈手下有几百弟兄，不能不顾。她心里打算，这帮弟兄钱财来得容易，吃惯用惯；纵说自己“金盆洗手”，弟兄们必是依然于此老本行，或者流为下三滥的鼠盗狗窃。这一来，且不说死去的丈夫在黄泉路上会不安；而且会给李振标添更多的麻烦。

既然如此，倒不如掌握在自己手里，要收要放，还可以作得几分主。

这是一番苦心，而李振标并不知道。加以徐老虎成了白寡妇的入幕之宾，灯下枕上，策划出好些路数来；白寡妇禁之不可，以致贩砂子的规模越来越大。李振标一面要交代公事，一面恼恨白寡妇不懂交情，横一横心，大开杀戒，派出炮艇在江面巡逻，遇到白寡妇的船，不问情由，轰沉算数。

演变成这种势不两立的局面，在白寡妇是很痛心的。当然，也曾有“门槛里”的同道，基于江湖义气，出来奔走，希望“叫开”。徐老虎也是“自己人”，叙起来跟李振标辈分相同，自是兄弟相称；按帮里规矩的所谓“十要”，第四是要“兄宽弟忍”，不准犯闯墙之戒。可是，朝廷的王法不能不顾；而以李振标的说法，徐老虎在“十大帮规”中犯了两条，一条是“不准奸盗邪淫”，贩砂子已近乎“盗”了！再一条是“不准欺软凌弱”欺侮寡妇，不算好汉。

说到这样的话，过节就解不开了。徐老虎跟白寡妇商量，只有送李振标见阎王，才有生路！白寡妇不肯这么做；她认为李振标并不错。然而不去李振标则无生路，却是事实。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好走，把李振标的那顶纱帽卸下来。

这就是白寡妇搜集李振标吃空，收陋规的证据；花一千两银子买通一个监察御史，狠狠参奏一本，旨下两江查办；再由白寡妇在两江总督衙门走了门路，以致李振标为刘坤一奏请革职的由来。

当然，这些始末无须完全告诉刘坤一；李振标只这样回答：“沐恩从前找人去劝过白寡妇，要她歌手；白寡妇虽然不肯听劝，不过托人来跟我说，很感激我保全她的意思。所以，我也不拿她当冤家对头。”

“这样说，你们是有感情的？”

这话就有点离题了。李振标不肯承认，“回大人的话，”他说“公是公，私是私；沐恩分得很清楚的。”

“很好！”刘坤一表示满意；不过还得问问清楚，“如果我现在仍旧派你去带扬州城守营，你对白寡妇怎么样？”

这是有关自己前程、朋友交情、江湖义气的一件事，李振标不敢轻率回答；想了一会才说：“沐恩仍旧要劝白寡妇歇手，倘或她不肯听劝，沐恩只有公事公办！”

刘坤一点点头，脸色转为严肃了，“去年跟日本人开仗，黄海大败，李中堂在马关订的和约，赔款二万万两银子之多；如今归还辽东，加赔三千万两，第一笔五千万两，今年九月里就要付出去。这么大一笔款子，从哪里来？”他忧郁地说：“两江分摊到的数目最多，只有极力整顿厘金、盐课，才想法子凑足应摊的额子。所以缉私这件事，再不能象过去那样敷衍了事。李振标！”

“有。”

“你要帮我这个忙！”

“大人，言重了。”李振标惶恐地起身答说。

“坐、坐！我有要紧话说。振标，”刘坤一改了比较亲切的称呼，不再连名带姓一起叫，“这股盐枭，我一定要把他除掉！否则，我没法子整顿盐务。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？”

这一再提到的“帮忙”二字，对李振标内心冲击的力量很大，一方面不期而然浮起感激轻生之意；一方面又觉得刘坤一的要求太高，且不说力所不胜，就能办得到，也未免太狠了些，怕会惹起江湖道上的公愤，以后就难做人了。

“怎么样，”刘坤一等了好一会，未见答复，便又催问：“你不肯帮忙？”

李振标一惊！心想，要搞出严重误会来了！总督必已起疑，当

自己不肯尽力；甚至以为自己与白寡妇有勾结。倘为后者，说不定就有身家之祸，性命之忧！

转念到此，立生警惕，眼前只有一句话，可以消释他的误会；而且这句话说得越忠越好，不容片刻犹豫。

“大人！沐恩遵命就是。”

“好、好！”刘坤一的脸色立刻和缓了，“你放手去干，一切有我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我仍旧让你当参将，仍旧让你带扬州城守营；电奏出去，大概三天就可以有回音。”刘坤一问：“你是先回扬州呢？还是在南京等一等？”

“沐恩想先回扬州。”

“也好！等军机处的电报来了，我再通知你；那时候，我们再细谈。”

接着刘坤一端一端茶碗；廊上的戈什哈，立刻拉长了嗓子高唱：“送客。”

李振标见到端茶碗时，便已起身行礼告辞；刘坤一送到滴水檐时，等客人转身请留步时，突然问道：“白寡妇那个婆娘有多大年纪？”

“不大！大概三十刚出头。”

“三十刚出头？”刘坤一忍不住又问：“一定满脸横肉，是个贼婆娘的样子？”

“不是！长得文文静静很秀气；怎么样看，也不会想到她是个强盗婆。”

这却是大出刘坤一意料之事！哈哈腰送走了李振标；回身走向上房时，不由得低声念道：“卿本佳人，奈何作贼！”

“李振标回来了！”董金标说，“样子有点怪，躲在家里不露面；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”

“他不出门；也许有人上门；看看是哪些脚色？”四大金刚之一的郭金标，向外望了一下，“徐大哥来了！”

来者正是徐老虎。生得长大白皙；是只玉面虎。八月初的天气，上身一件浆洗得雪白的洋布小褂；下身一条淡蓝宁绸套袍，裤脚扎得笔挺；点尘不染的白竹布袜子，踏一双玄色贡缎双梁鞋。左肘弯上挂着一件折叠好了的宝蓝线春面小纺里的夹袍。若非手里那把一尺二寸长的大折扇，显得有些流气，谁不说他是位翩翩浊世佳公子？

“徐大哥，”董金标起身迎接，“今儿没有去吃茶？”

“跟张作梅吃早酒去了。”

“呃。”董金标问：“有没有消息？”

“李振标回来了。”

“是啊！李振标回来了。不出门！”

“不出门就有花样。”郭金标脸色显得凝重，“李振标说过，君子报仇，三年不晚。徐大哥不可不防。”

徐老虎点点头，坐了下来；眉宇间似乎隐隐有忧色。

“徐大哥，张作梅还说点什么？”董金标问。

“他的消息不一定靠得住，听着风，就是雨，七拚八凑，说得活龙活现；也不能尽信他的。”

“不！”有女人应声。

三人都回头向里去看，白寡妇正掀帘出来；手里捏一把用白粗布包着的筷子，腰间还系着围裙。身后跟着个丫头，用托盘端着碗盏，正要铺排饭桌。

“总算难为张二爷！”她一面走，一面接着她自己的话说，“人家是关心我们，所以七拚八凑得出一个消息来。不然，听过就算

了，不会在心里过一过；更不会用心思去猜去凑。”

“嫂子这话公平。”张作梅是董金标的来头；听徐老虎贬低人家，颇不以为然，所以此时欣慰地附和白寡妇的话。

“也要看情形。不能说李振标上了一趟南京，就以为他一定有什么路子了。”

“先吃饭！”白寡妇平静地说，“有什么话，慢慢商量。”

四个人各据一方，徐老虎上坐，两标分居左右，白寡妇坐了下首主位。一面喝酒，一面闲谈；白寡妇不谈李振标，董、郭二人对她却有信心，知道她一定会抓住很适当的时机有所处置。

果然，到得徐老虎兴致转好之时，白寡妇用征询的口气看着他说：“你看，我带几样水礼去看看三姊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三姊”就是李振标的结发妻子。白、李两家的内眷，一向往来甚密；自从破脸以后，逐渐疏远，这一两年竟连逢年过节，都无酬酢。如今听得白寡妇忽要去看“三姊”，那就不仅徐老虎，连董、郭都有突兀之感。

“你去干什么？”徐老虎问。

“无非探探消息。”

探探消息，自无可。但是，“断绝往来好些日子了！”他说，“突然之间又上门，人家心里会怎么想？”

“那就顾不得了！我想，现在去还不要紧，因为老李的事，外头还不知道；如果总督衙门的公事已经下来了，那——。”白寡妇摇摇头没有再说下去。

“那时候，嫂子怎么样？”董金标问。

“我亦没有那张脸上门。”

如果李振标官复原职，成了尽人皆知的事，则白寡妇登门拜访，会使人误会是一种讨饶投降的表示。这个面子可丢不起！徐老虎对她的态度很满意；决定鼓励她的做法。

“照这样说，就要快！”

“我回头就去。”

“要办点什么送礼的东西？”徐老虎说：“马上叫人去办。”

白寡妇想了一下说：“这份礼很难送。轻了不够意思，重了又落痕迹；最好从李家老太太身上打主意。”

“不错！”徐老虎说，“我那里有两支上好的吉林老山人参，一支安南来的肉桂。如果不够，再配两样贵重的补药。”

“不用了，我也有现成的东西。”

白殿魁行五，所以李振标的子女都管叫“白五婶”；李家上下都跟着孩子称呼。一提起“白五婶”，都会浮起一种愿意亲近的欲望；而原因各个不同。

李家下人有时提到“白五婶”，总不免有人替她惋惜：“什么都好，就是走错了一步！”这走错的一步，便是不该跟徐老虎结上露水姻缘。

白寡妇当然亦知道人家对她的想法，常有一种在人面前抬不起头的感觉；而因此对李家下人格外客气，见了面总是笑脸相向，至于出手的大方，更不在话下。

轿子才抬到，停下来轿帘一掀露了面；顿时惊动了所有在门里的李家下人。看门的老黄，第一个迎了上来，又惊又喜地说：“白五婶，那阵风把你老人家吹来了！怎么都不来；上上下下都在念你老人家噢！一向好吧？你老人家发福了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老黄！”马夫张秃子拦着他，说，“你倒是开大门，好让轿子进去啦！”

这个礼节谓之“请轿”，先开正门，然后由主家子侄或仆役总管扶着轿杠，引轿子入内，穿轿厅，入仪门，上面要顾轿顶，下面要防门槛，只听不断在吆喝，“慢，慢，小心！”这样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；另一方面亦是故意放慢了，好让主

人能够从容出接。

就在老黄还在拨门开正门的时候，已有人报到上房；李振标恰好与妻子在闲话，一听便站起身来，口中问道：“她来干什么？”

李太太又何能回答？只抢到梳妆台前，找黄杨梳子撻一撻头发，准备出迎，从镜子里瞥见丈夫面色不豫，便即说道：“别这个样子，回头让人家看见了，难为情不难为情？”

“我不见她！”李振标很快地说，“她要问起来，你就说我出去了。”说完，掉身就走。

李太太也很能干，听丈夫的语气，了解了他的态度，心里略为盘算了一下；随即带着丫头迎了出去。

到得厅前，两乘轿子已经在卸轿杠了；后面一乘中钻出来两个年轻女人，一个梳头的是高妈；一个梳辫子的是莲子——扬州府属用女仆，结了婚的都叫“高妈”，未出嫁的便叫“莲子”。这两个人一出轿，恰好望见李太太，先齐声招呼请了安；然后服侍自己主人下轿。

“三姐！”白寡妇出轿，满面含笑地喊。

“真没有想到你来！五婶。”李太太拉着她的手说，“你发福了！一向好？”

“托福、托福。”白寡妇问：“老太太想来健旺？”

“还好，还好！就是精神有点恍惚；到底上了年纪了。请里面坐。”

于是引着到了上房。彼此少不得家里的人都要问到；提起李振标，李太太以丈夫关照的话回答。白寡妇心里就有点不是味道了！因为她明明看见，李振标心爱的那匹枣骝马，就系在门前河边的杨柳树下，而且马夫张秃子也在；可见说不在家是有意避而不见。

不过，她表面丝毫不露，只站起身来说，“我先看看老太太去。”